

叶兆言 卷一

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
卷一 · 1988—1993

雪地传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
卷一 · 1988 — 1993

雪地传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地传说: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:1988~1993/叶兆言著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
ISBN 978-7-02-007811-0

I. 雪… II. 叶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11200 号

责任编辑:宋 强

特约策划:杜 晗

封面设计:张志全

雪地传说

叶兆言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www.rw-cn.com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3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2

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7811-0

定价:25.00

自序

最初的小说写在台历背面，如今回想，很有些行为艺术，仿佛在玩酷。记得是方之先生教唆，他听我说了一个故事，瞪大眼睛说：“快写下来，这很有意思。”受他鼓励，我开始不自量力，撕下几张过期台历，就在纸片的背面胡涂乱抹，还没写完，方之迫不及待要去看，一边看，一边笑着说不错。

三十年前，方之是江苏最好的作家，今天再提起，知道的人已经不多，必须加些注解和说明，譬如英年早逝，譬如曾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，譬如当代作家韩东的爹。他是父亲最铁的难兄难弟，他们一起被打成右派，要不是这位父执，我也许根本不会成为一个小说家。

说到方之的影响，最明显不过是两件事，一是想写立刻就写出来，不要再犹豫；一是要挑剔，看看别人还有什么不足。记得方之当年经常挑剔得奖的小说，总是喋喋不休，他是个仁慈的长辈，又是一位很有脾气的作家。从一开始，我脑子里就积累了许多不是，就许多不应该，就一直在想，不能这么写不能那么写。如果你要想写小说，首先要做的便是和别人不一样，世界上有很多好的短篇大师，后人所能努力的方向，就是必须与那些好的小说家们不一样。

转益多师无别语，心胸万古拓须开，单纯模仿很搞笑，以某位

好小说家为好坏标准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，也很搞笑。短篇小说说白了，就是考虑不能怎么写，就是考虑还能怎么写。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，又好比鸟的两个翅膀，只要扇动了，就可以在高空自由翱翔。

小说是时间艺术，是岁月留下的验证痕迹，无论描写之实际内容，还是创作之特定年代，时间都会显得至关重要。我习惯随手写下具体的写作日期，可惜发表时，有的被编辑随手删除，有的反复退稿，最后虽然得以发表，真实日期也不可考。这次结集出版，尽可能根据写作顺序，实在记不清楚，便退而求其次按发表时间。

短篇的写作并没有一定之规，唯一可以界定的是字数。反正要短，最好要短，究竟多少字，大家约定俗成。我的短篇小说并不多，有几篇已接近小中篇。不过参照惯例，高矮胖瘦虽有不同，仍然还能算是短篇小说。

2009年9月20日 河西

目 录

自序	001
----------	-----

桃花源记	001
------------	-----

儿歌	018
----------	-----

绿了芭蕉	028
------------	-----

八根芦柴花	041
-------------	-----

五千元	056
-----------	-----

绿色咖啡馆	065
-------------	-----

古老话题	077
------------	-----

活证	094
----------	-----

雨中花园	104
------------	-----

濡螯	117
----------	-----

奔丧	154
----------	-----

五异人传	169
------------	-----

蜜月阴影	190
------------	-----

黑狗	210
----------	-----

火的阴谋	226
------------	-----

诗人马革	249
------------	-----

雪地传说	262
------------	-----

夏日最后的玫瑰	272
---------------	-----

桃花源记

1

飞机翅膀乱晃时，我最迫切的愿望是撒尿。幸好座位靠窗，头贴在玻璃上，看得见下面是一片水。我又不会游泳。第一次坐飞机就淹死，我那些朋友准保牙都会笑掉。飞机的确在往下坠。我开始后悔不该坐飞机。起飞时间一变再变，这预兆和暗示再明显不过。为什么固执非坐飞机不可。我叹了口气，飞机抖得更厉害。

空中小姐开始来送纪念品。我陡然有些脸红。飞机正平稳地飞行着。

我去的地方叫桃花源。不是那个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的世外桃源。是个新开发的旅游区，外国人投资。这个外国人讨了位中国老婆。

我的目的不是游山玩水。我是个编辑，小编辑。此行的目的是找本赚钱的书。赚钱不是目的。有钱，才能出好书。当然，有了钱，盖房子，多来点奖金什么的。我们已经付了五十元的信息费。这个情报绝对靠得住。我们打算出一本《叶群自传》。根据提供情报的人说，有个人手上有八盘磁带，是叶群当年口述的生平自传。武侠热，琼瑶热，已经过去。今天的读者一个个实在难揣摩。不过这本书肯

定能赚钱。

飞机开始降落。窗外是个军用机场，人们都在议论，说这里是林副主席当年专用的。跑道两旁，稀稀落落地歇着直升飞机，笨头笨脑的。天近黄昏，看得见人，看不清人脸。我胃里的滋味很不好受，耳鸣，下了飞机，仿佛刚睡醒，刚从热被窝里被人硬揪出来。人都往一个方向走，有一个出口，没有检票的。

老车没有来。也许来过又走了。谁让飞机一误再误。我有一个电话号码，4444，拨了半天，没人接。风很大，好在我把冬天的衣服全带了。总算接通了电话，人又不在，女接线员正不高兴，摔电话的声音吓人一跳。我只知道一个老车，还有4444，急得开始冒汗。

这地方鬼不生蛋。飞机上下来的人都还没走，冻得缩脖子，又不得不伸长了颈子等汽车。汽车迟迟不来。好几个女人在做旅馆生意。一个丑而且老的女人盯住我不放，口水直溅到我脸上。路灯突然亮了。一个眉毛扯得极细的姑娘让我住到她那儿去。老女人气呼呼地走了。这是最后一班汽车，细眉毛姑娘说，她提供的是最后一次机会。我开始犹豫。老车不来，我不能在飞机场冻死。细眉毛姑娘塞给我一张名片似的东西，上面写着“林尽山房住宿证”。“走吧，”她极温柔地叫了一声，我心头一热，糊里糊涂地接下了那张住宿证。

汽车在一个糊里糊涂的地方停了一下。细眉毛姑娘把三五个房客撵鸭子似的赶下来。没有路灯，没有月亮，天上七八颗星。不知谁拿着支钢笔电筒，射在地上像头小白猪在跑。有人绊了一下。我们离了公路，身不由己地走着。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有人跳出来剪径，身上一千元公款肯定保不住。不能为了一千元，我把命豁出去。也许这细眉毛姑娘就是山大王的手下。

“林尽山房”是茶场的一排什么房子。泥墙草瓦，有点古朴。中学下乡劳动，住过类似的建筑。我疑心自己又回到了当年的岁月。

不用说这一夜老鼠怎么怪叫，棉被怎么有霉味，单是那饿的难受劲儿，就够我回味一星期。我有一种叫人遗弃的感觉。忙这忙那，睡在床上才想到没吃晚饭。中饭是机场的两块玩具似的袖珍蛋糕。我真后悔，没有把小芸买的两袋法式面包带上。

面包是昨天在鼓楼医院买的。我们约好在那儿偷偷见面。那面包大约刚到，我去时，小芸正高举着面包从人群里挤出来，还热乎乎的。然后她去化验室，取报告单。我说不出一确切确的滋味，看着她的背影，看着她默默地走，一瘸一拐，看着她红脸进去，白脸出来，最后又是红脸。我们都知道事情不会太妙。一切和最糟糕的预料一样。大家无话可说，都笑，和哭差不多的笑。脸上的表情仿佛什么都不在乎。最后审判似乎已经结束。太阳懒懒地射在身上，冷冰冰的。我印象中，小芸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。当然，事实上也许什么也没说。

2

老车一见到我，就说：“找你真不容易。”我激动得差点流眼泪，我私下曾对自己说：“今天要是见不到老车，明天狗日的不回南京。”

我已经在林尽山房住了两个晚上。饥鼠绕床，臭味扑鼻，我实在受够了。那一千元公款差点把人烦死，时时得担心会被人偷掉。我甚至不惜装穷。虽然不是第一次组稿，我仍然缺乏出公差的起码经验。人的忍耐也有个极限。八盘磁带和一本《叶群自传》，究竟和

我有多大关系？我拎着装着公款的黑包，做贼心虚似的走来走去，旅馆的服务员会怎么想？说不定他们已和派出所联系过。我的工作证早丢了，为了出门方便，用的是另一位同事的证件。除了都戴着副近视眼镜，我和证件上的同事显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。

我打了一天半电话。一部手摇电话机差点被我摇散掉。接线员一听到我的声音就把电话挂了。我死皮赖脸地缠着细眉毛姑娘不放。是她把我骗到这个倒霉的地方，她没理由丢下我撒手不管。林尽山房的电话机是个摆设，我必须到六里路之外的场部去用电话。细眉毛姑娘有一辆加重的“凤凰车”，我想尽了歪点子也没把车骗到手。我说，我皮包里的钱足够她买五部新车。但是她毫不动心。六里多路，走一会就到了，她说，路很好走。

最后她答应用车子驮我去。她正好要去看一个人。

一路上颠得够呛。陡坡很多，我跳上跳下忙个不歇。天气很冷，我没手套，两只手交换着扶座垫。她一路哼着各式各样的电影歌曲。为了讨好，我骗她自己是写电影剧本的。她开始对我刮目相看，并让给我一只棉手套。“你说现在什么电影最好呢？”她用征求意见的语气问我。我把当前的电影海骂一通，狂得自己都莫名其妙。今天的事倘若叫未婚妻知道，准饶不了我。即使是小芸知道了也会生气。我的骂使细眉毛姑娘肃然起敬，她细声细气地问我的剧本叫什么。我知道这么做不太好，但还是胡诌了一个。

“谁演女主角呢？”她问。

“小芸。”

“电影的主角叫什么？”

“小苓。”

“‘小芸’‘小苓’，”她念叨着，“这名字真像。这么巧？”

我说：“是有些巧。”

我打电话时，她要回林尽山房。我求她别走，我不认识回去的路。电话打不通，她说不能老等我，她还有事。“再说，小王还想搭我的车呢。”她指了指一个穿红滑雪袄的姑娘，也是眉毛扯得细细的，“我这车带不了两个人！”她们笑着走了。

中午在场部的食堂混了一顿饭。因为电话好不容易通了，却叫我下午一点钟再打。我向食堂的大师傅说了一通必须在他这儿吃中饭的理由。大师傅极通人情，我吃了饭，菜是笋干烧肉，却没收我的钱。从一点钟到四点钟，我不停地摇电话。也许是因为有点生气，也许是想抄近路，回林尽山房当真迷了路。眼见着目的地就在前面，偏偏一道道山沟挡住路。不止一次我差点叫树根绊倒，鞋带也断了，我意识到自己有为出版事业献身的可能。《叶群自传》准是本了不得的好书，否则没必要叫我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。

小芸正在家里等着我拿主意。事实上我们已经慌得不行，虽然嘴上一个劲地说不怕不怕。未来的丈母娘大人和未婚妻现在还蒙在鼓里。我一会热，一会冷，回到林尽山房天都黑了。我的老丈人是大学的副教授，又和我们总编辑同班同学。现在好了，我的事一定会闹得满社风雨。天知道我会被人们想成什么模样。说不定未婚妻会和我玩命。早在我们的关系敲定之初，她就和我明言约法。我们的关系只许她和我断，我却没权利考虑类似的要求。男人抛弃女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，她说得理直气壮，斩钉截铁。女人比男人脆弱，感情比男人丰富，因此法律保护女人。多少年来，说实话都是我求着她。我心甘情愿，遵循这不平等条约。她一会冷，一会热，一会白天，一会黑夜。我知道爱情都这味。女人不是东西，是有感情的人。人可是了不得的东西。我有的是力气，要那么平等干什么。力气

桃花源记

存在那里不用,也是一种能量的浪费,让人家去笑话我是丈母娘家的农民工临时工好了。

直到吃晚饭,我仍然摆脱不了惶恐不安。人越是劝自己别害怕,越是一个劲地害怕。问题的性质至少有它严重的一面。我把未婚妻妹妹的肚子弄大了,虽然有婚姻法作后盾,我还是感到一阵又一阵地发冷。也许我只是在道德上犯了些什么错误,然而我行为的合法性否定不了。我不停地向自己演说,模拟着辩护律师的腔调,饭吃完了还在空碗里扒来扒去。一睡上床,我便在心里大声向未婚妻道歉。我知道自己的行为有些问题。假如允许的话,我愿意承担勾引她妹妹的罪名。爱情是神圣的,我的行为起码已经玷污了什么东西。

3

天亮时,我还醒着。脑袋重得活像灌了水。已是连续两天失眠,我记得两天前的一天,睡得也不好。到了一个叫作桃花源的地方,睡不着,真正糟糕。我试图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《叶群自传》上,聚精会神。那八盘磁带里一定有不少玩意。我作了种种假设。人的隐私其乐无穷,而且隐私有时候值大价钱。如果把磁带弄出国,就可能成为富翁。富翁干什么不行。外国女人也不知什么味,有机会真不妨先痛痛快快堕落一阵。我想入非非。忽然,那个称作良心的东西回到我身上。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把小芸带出去。我走了,她怎么办? 我的孩子,还在她肚子里的那一个,怎么办?

于是我从床上跳下来。说什么我也必须先工作。睡不着觉是个人的人,我必须去找老车,去找那八盘磁带。

老车也在拼命找我。昨天场部打电话时，他刚接到我五天前发的电报。他已经和机场联系了十次。我借了细眉毛姑娘的车子，赶到场部挂电话，一挂就通。接电话的人说，老车正无头苍蝇似的找我。她让我不要走，守在电话机旁等。我守了一个小时，又挂电话过去，对方还是老话，让我等着。

那天的太阳很好。老车骑着辆红摩托车来接我。他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年轻。我们一起先回林尽山房，然后我坐在摩托车后面，雄赳赳地去另一个地方。那种孤独和被遗弃的感觉烟消云散。我开始觉得那细眉毛姑娘十分可笑，滑雪袄上的花护袖说不出的乡气。老车发动摩托时，我照了照竖在车头的圆镜子，对着那个缩小和略微变形的我挤挤眼睛。

老车带我去的地方叫又一村。这地方起名字都这个味。一路上，我不停问老车磁带怎么说，他总是笑，一遍又一遍地笑：“急什么，急什么？”一路上他大谈这儿的旅游，一会让我向左看，一会让我向右看。

“你必须知道旅游业。这是一把尺。旅游的兴趣，就是人的文明程度。”他甚至伸出一只手，指着一排茅草房子和我说话，“你注意到了没有，这就是我们这儿的特点。土，是不是？我们这儿不靠名山胜水赚钱。我们靠什么？土。你知道，田园风光，‘老外’最吃。外国人早玩腻了。他们要看看真正的中国。”

又一村的规格是宾馆级的。外表像一家地主大院，实实在在的田园风格，木凳，木床，故意弄得歪七扭八。现代化设备却应有尽有。空调，卫生间，还有一台小彩电。老车把我介绍给一个叫作老李的女人，“在这儿，你就跟在自己家一样。老李，这是我的朋友，好好招待。他是出版社的，日后会寄书给你。”我伸出手去，想和老李握

手，她似乎不习惯，笑着说：“泡茶吧，开水有。”

屋里只剩我和老车，我又问磁带的事。老车把空调上的旋扭转了又转，满脸是笑，“看你急的。你先歇着，我去取。”没想到他这一走，黄昏才来。那种消逝了的孤独和被遗弃感，又和我开起玩笑。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了小芸，心不在焉地吃了中饭，心思重重地上了床，心思重重地睡了。

我睡得很沉。老李说，她进来几次，我都不知道。“为什么你不脱了衣服睡呢？还有，你究竟打算住几天？你不在的时候，空调最好不开，我们只收你普通房间的钱。”我发现又一村只有我这么一个客人，老李是唯一的工作人员。她向我解释说，眼下是旅游淡季，一般的国内游客，又住不起这种规格的旅馆。“到了旺季，我们请了十几个小丫头来帮忙，还忙不过来呢！”老李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不爱说话，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失误。等到老车捧了盘磁带兴冲冲赶来，我们已经谈了许多许多。她的每句话都很诚恳。话是家常话。她认真地说，我便认真地听。

老车把那盒磁带塞在录音机里。一阵的沙沙声，我听到了一个陌生女人在谈话。听了一会，不知所云。“啪”的一声，录音机关了，老车说：“怎么样，就这东西，还有七盘，我们谈谈？”老李识相地走了。我挺了挺腰，正襟危坐，等下文。老车忽然一看手表，说先领我去吃饭。他用摩托车把我带到一条正在黑下来的小街上。“这是唐街，照唐朝风格设计的，觉得怎么样？”他领着我在街上走，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。一个小店里一男一女在笑，女的在柜台里，男的似乎磕在了柜台上。两条狗一前一后地走着。老车问我这像不像世外桃源，我觉得奇怪，既然叫桃源，为什么不叫秦街楚街，或者起一个更古老的街名。“美国的唐人街是假的，没听说那儿的中国馆子，卖

的都是土豆做的沙拉？老实说，我们这儿，才是地道的民族风格。”老车对唐街充满感情，不时地停下来向我说几句。

我们在一个叫作蟠桃宴的馆子里吃了晚饭。老车和这家的经理显然很熟，他一进去，就使劲地拍对方的肩膀。他把我当作出版家介绍给经理，把经理当作企业家介绍给我。我们相互握了手，老车又为我们未来的合作祝贺。我们在一个据说专门接待外宾的小房间里吃了一桌。全是山珍野味。我第一次吃到刺猬，穿山甲，红毛野兔，还有蛇和野鸡共煮的龙凤汤。老实说，大师傅的手艺就那么回事，也许是放冰箱的缘故，什么肉都是一个滋味，都有点辣，都咸。我不知道客是谁请的，因此不知该向谁致谢。

回到又一村，我和老车一人沏了杯茶，开始谈判。老车的条件吓我一跳。八盘磁带，要价是一盘一千。出了书，又必须按每千字稿酬二十付钱。这不算，出书前，还必须先给他找个杂志发一下，稿酬仍然是二十。这还不算，印数超过五十万册，得付两倍稿酬。“你别说不可能，不可能，”他笑着看着我，看得我很不好意思，“磁带的钱我一分钱拿不到。不是已经说了吗，磁带不是我的。人家要的就是这价，你们不肯，她会去找别家出版社。现在的行情，你们不会不知，磁带就这么几盘，出版社可不是你们一家。我们是朋友，否则，谁照顾谁呀？你们的事，老实说，我都懂。”我发现老车远比我太行。相形之下，我是世外桃源的人。在这咄咄逼人的条件进攻下，我以守为攻，不敢随便发表意见，口口声声说要“打电话请示总编辑”。他对我的回答表示理解，“那当然，那当然。”

老车走了以后，我意识到自己遇上了个厉害角色。好在他答应明天与我一起去部队挂长途。我将按总编辑的意图办事。天塌下来，和我没关系。

我看了看手表，睡觉为时太早。外面老李和老车正大声说什么。我进卫生间方便了一下，又看看有没有热水洗澡。等我走到外面，老车的摩托已带着噪音走了。老李正站在那里，她身后的房间灯火通明。我突然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身不由己地走了过去。

4

我最初见到的是小芸。介绍人把我领了去，一个又瘦又小的姑娘开了门。我们的脸顿时就红了。介绍人说：“这是小芸，她妹妹。你姐姐呢？”五分钟后，小苓才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。她假装不曾看到我，和介绍人兴高采烈地说着什么，突然转过脸来，很有意味地看了我一眼。我敢说戏刚开场，我就尝到了爱情的滋味。事情就是这么滑稽。我甚至形容不出她是怎么的漂亮，当然，我并不是想说她就和电影上的那些女的一样。好多事真没法说。我神魂颠倒，几天工夫，人就瘦了。她执著着不肯最后表态。临了，我按着介绍人的馊主意，堵在她单位门口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向她说了一大通只有电影或电视里才敢用的话。

我给她留下了一个错误印象。这几年来，她一直为这事耿耿于怀。“你怎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呢？”她总是用一种无法理解的口吻说，“你身上的骑士精神呢？”她嫌我身上缺少一种她喜欢的浪漫劲儿，为了这，她常常带一些她的男朋友和我见面。在她的男朋友面前我十分腼腆。我对自己说，人不该妒忌，作为一个男人，得装得什么事都没有一样。她的男朋友真不算少，她说，“你担心什么，要是我的朋友真成了一个两个，你倒是才应该真的担心呢。”

小芸的事，是她在一个阴天里向我提出来的。我知道小芸小时候得过大脑炎，因此一条腿有些跛。但是她告诉我一些更让我吃惊的事。她说小芸刚念初中时，有一段时间学习不好，她妈妈为她找了个老教师。那老头不是个东西，好几十的人了，都有了孙子，又是她妈妈的老朋友。“小芸一直不敢说，那老家伙吓唬她，说要把我们全家都杀掉。小芸那时还真是个小孩呢，那老家伙，小芸去一次，就弄她一次，有一天，连弄了她三次。你知道，为了这事，我们一家都觉得对不起小芸。我爸爸妈妈一直对我有些偏爱，小芸从小就自卑。”

小芸当时正在外地念中专，马上就要毕业。她爸爸妈妈千方百计，想把这受苦受难的女儿分回来。他们想到了这么个怪主意。“你知道，我也欠着妹妹的情。就算是为了我，你委屈一下，反正是假的。”

于是我们合伙和法律开起了玩笑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我们，我是说我和她们姐妹俩，又一次来到结婚登记处。上次来女办事员非要医院证明。但是小芸死活不肯去医院。总算托人弄了两张合格的体格检查报告单，我奇怪那好顶真的女办事员，为什么没注意到小芸的跛脚，和体检单上的报告不符。直到那鲜红的结婚证书盖上印，我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玩笑开得太大。虽然内心极不乐意，但为了未婚妻心甘情愿。我妈妈老说我将来要怕老婆。怕老婆没什么不好。我爸爸就是个例子，儿子像老子并不奇怪，况且我未来的老丈人也总让着丈母娘。出版社就是有名的怕老婆单位。我们那儿有句笑话，出版社的人怕老婆，怕得连母蚊子叮在身上都不敢拍。

我的忠诚合作不能说没用。小芸果然如愿分到南京。她姐姐和